

老翻译家吴钧陶先生今年虚龄一百岁了,上海图书馆今年四月份在东馆为他举办了一个“手稿文献展”。上图准备了中英文展览说明,交给吴钧陶审校。吴钧陶郑重地写了个便笺给我,说他“水平不够”,请我代为审校,“免得将来展出时出洋相”。这显然是谦辞,是他刻进骨子里的谦逊,是深厚的文化修养。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我的英文译作都是请他审校的。我知道这是他奖掖后进,何况他年事已高,所以就勉为其难,代他做了一回审校。

吴钧陶生于1927年4月,年轻时就落下残疾,历经磨难后成为著名的翻译家,媒体已有多次报道。可是在我眼里,他最看重的翻译成就,还是杜甫诗的英译。

动乱中的吴家,藏书已经所存无几。闲来无事,他会写诗寄兴。他又喜欢书法。有一天,他抄录“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两行诗,想到母亲王秀岑,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何不把这首诗翻译成英文呢?于是从1974年5月13日起到当月31日,完成了杜甫《春夜喜雨》的翻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截至年底,他已完成近80首杜甫诗英译的初稿。

那天,在“每周家庭联系日”的视频时间里,媳妇愉快告知:“妈妈,以前那位烧菜好吃的意大利保姆已经不做做了;之后我们在官方平台上新签的保姆名叫朱迪,来自东南亚,是有证书的Nanny(专职儿童保姆),年龄与你们差不多;她做儿童保姆工作经历已近30年,宝宝蛮喜欢她的……”我一脸蒙地想象着、狐疑着:“那么老的专职带娃保姆?全日制规范工作?真做得动?”

终于又轮到赴英“180天”探娃了。抵达伦敦的第二天早上8点,就看见我家那位刚能扶着物件走几步的小朋友歪歪扭扭地挪到护栏边,咿咿呀呀地说着啥。正揣测“宝宝想干吗”,门铃响了,是朱迪来上班了。她踏进门的那一刻,小朋友的那一番雀跃欢快、咯咯甜笑、跳着脚张手相拥的动人场景,顿时让我理解了媳妇“我家宝宝蛮喜欢她的”那句话之含义。

朱迪站姿挺拔、步履轻盈、笑声朗朗,着一袭印花及踝长裙、包花头巾、平底胶皮鞋,化淡妆。她微笑着:“我是1955年生的。”她丈夫因心脏病突发在救护车上去世。她未再成家,几十年全

1978年,香港商务印书馆计划出版一套由中国学者翻译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的丛书,由编辑罗志雄负责组稿。罗志雄到北京走访知识界人士。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陈伯吹跟吴钧陶是同事、好朋友,正好要到北京去开会。吴钧陶托他将自己的杜甫诗英译稿带给杨宪益、叶君健等名家看看。陈伯吹在北京见到老朋友、时任文化部外联局编译处处长的叶君健,把译稿交给了他,叶君健看了之后,大为赞赏,就推荐给了罗志雄。罗志雄对翻译质量很满意,于是之后专程来到上海拜访吴钧陶,与他商谈出版事宜。当时,吴钧陶译的杜甫诗篇数还不够出一本书,且其中未包括名篇“三吏”“三别”,于是罗志雄请吴钧陶再赶译几十首,凑足100首。最后,吴钧陶遵命补译,交稿时已达到104首。罗志雄还通过吴钧陶引荐,约请其他几位翻译家英译中国古典诗词。

中国古典诗歌英语“新译”丛书横空出世,除了吴钧陶的《杜甫诗新译》(1981),还包括方重的《陶渊明诗选译》(1980)、孙瑜的《李白诗新译》(1982)、许渊冲的《苏东坡诗词新译》(1982)等。这

日制做保姆工作抚养一双儿女。现在女儿已大学毕业工作并出嫁有了自己孩子,儿子也有份体面工作但体弱多病,朱迪常说:“我仍然要帮助他。”

因为“居家办公”状况,朱迪的工作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半来我家上班带娃5小时,下午去另一家同样工作5小时,每周工作5天。休息日节假日她通常会接受“预订”——去曾经的雇主家临时帮忙,如家庭办聚会活动等特殊情况,专职管理照料小孩。

朱迪在我们家工作近2年,我与她相处了两个“180天”。我几乎每天与她同进同出,向她学习带娃。她说的英语仍带地域口音,但极其自信,文化融合度高,尤其深谙不同年龄段小孩的需求;她行动能力强,风雨无阻每天带小朋友去“游戏中心”活动或公园接触大自然(征得她同意,我也全都跟着)。若不是专业平台规范信息佐证,若不是我与她有两个“180天”近距离相处,若不是我俩已熟捻到能让她不介意摘下头巾,袒露满头银发与素颜,仅凭她的言行举止与精神头,谁能相信,这位保姆已70岁了!

登上二十层高楼,架起三脚架,像一位等待演奏的琴师,只待车流为弦,夜色为台。

起初,晚高峰的拥堵让车流走走停停,几次按下快门,得到的都是断断续续的光斑,如同乐章里错杂的断音。正当我准备收起器材时,拥堵竟悄然消散,车辆如挣脱羁绊的音符,在高架上流畅奔涌。我立刻调整参数,光圈值:F20,焦距:50mm,以15秒长曝光定格。

当我在读片机里看到,高架上的来、去车道,分别变成了一条白色、一条赭色的光影长河时,光轨在画面里完整铺展,我忽然明白,这不仅城市的流动,更是千万奋斗者奔赴归途的共鸣。那双色光带,像琴弦上震颤的旋律,每一道光痕都是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是城市生生不息的脉搏。

拍摄这张照片的要领,在于预判车流节奏,稳固三脚架,更在于一份与城市同频的耐心。当光轨如琴弦般在夜色里舒展,我仿佛听见了城市的心跳——它既有繁华的韵律,也藏着平凡的温暖。这光的河道,不仅是视觉的审美,更是时代的注脚。

我的故乡,江阴大桥北岸。在这片四季分明的原野上,春天从不用刻意寻觅。只看人们的衣着,便知春已悄然而至。这不,同事指着兴业公路上身穿短袖短裤的年轻人喊我望,我说:“他这是把春穿在身上展风采呢!”

农历二月,本就是矛盾又和谐的时节。它像一幅细腻织锦,交织着冬的余寒与春的暖意,也映出民间独有的风情——“二月乱穿衣”。

冬春之交的天气最是难测:早晨寒风扑面,仍要裹紧厚衣;午后阳光和煦,又让人想立刻换上轻便春装。于是街头巷尾,便成了一幅生动的穿衣百态图。有人羽绒服、围巾全副武装,像还未走出冬日;有人早已换上薄外套、轻衫长裙,衣袂间带着清新气息,眉眼间全是对春天的

向往。一厚一薄,一暖一轻,便是“二月乱穿衣”最鲜活的样子。我曾出差哈尔滨,领教过“乱”穿衣的窘态。出发前在车站,身穿棉衣仍觉寒意料骨;列车一路向南,唯当行进中,我一件件解扣脱衣。等抵达老家靖江时,身上只剩单裤衬衫,脸上还冒着热汗。南北气候的差异,在二月里被放大得格外清晰。北方的春天来得迟缓,冰雪消融时,大地才缓缓透出生机;而江南的春,总是抢先一步,溪水挣脱冬日束缚,潺潺流淌,带着清新水汽,奔向远方。

“二月乱穿衣”,乱的从不只是衣衫,更是藏不住的心情与期待。每个人心里,都装着对温暖的渴望、对新生的期盼,一件衣裳的增减,便悄悄泄露了心底的情绪。

老人们常说“春捂秋冻”,二月里更要“捂春”,叮嘱年轻人别急着脱下冬衣,免得受寒。可年轻人总按捺不住,早早换上轻快春装,大步走在风里。他们阳气旺盛,不怕微凉春风,那份迫不及待,正是源自年轻的心。

我也总惦记着十八岁的孙子,怕他衣单薄凉。他出门归来,我总忍不住伸手摸摸他的手心。手心总是温热的,他不冷。我明白,年轻人自有蓬勃气力,不必同老人一般谨慎。可那份牵挂还是让我每次都要去摸他手心。这是二月里难改的温柔的习惯。

“二月乱穿衣”,也是传统与时尚的温柔碰撞。二月连着春节、元宵,节日里,有人穿上唐装、汉服,一针一线间,是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与传承;也有年轻人将古典元素融入现代穿搭,既有古韵又不失个性。传统与新潮相融,让这份“乱”,多了文化的厚度与包容。多变的气候,恰好成了展示个性的舞台,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把季节穿在身上,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说到底,“二月乱穿衣”,不过是人们以不同方式,把春天穿在了身上。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不妨在二月放慢脚步,看看身边人身上的衣裳,感受每一种选择背后的温度与心意。

愿我们都能在这个时节,卸下沉重,轻装上阵,把明媚春光穿在身上,把温柔希望藏在心底,从容走向新的时光。

这是尧都平阳所在。上古帝尧“钦若昊天 历象星辰 敬授民时”就在此处。我自晋都曲沃沿汾河一路北上,只见陶寺遗址博物馆还在建设中,便寻陶寺观象台而来。深入一段崎岖小路,拐过山梁,境界豁然开朗。原来观象台遗址就在太岳山余脉北麓黄土原上。

于此,西望临汾盆地,东望连绵太岳及崇山主峰塔儿山。有山头就有地标,有地标就能观日出定岁时。这是《山海经》时代传下来的古法。在《山海经》的大荒世界中,东方之山,日出言南,黎明倏疾最北,鞠陵于天居中。那么,日出大言为冬至,日出黎明倏疾为夏至,日出鞠陵于天则为春秋分。

陶寺观象台还原了这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向东立十三柱,山脊迤邐于柱身之间,柱缝之内。当日出崇山,当曙光切中柱缝,直射观象台圆心,便是寒来暑往天道观复之中,一个岁时大节,此即尚书所谓“寅宾出日”。如此,昼以观太阳,夜以观星月。阴阳互参,历法备矣。如此,日出处自是东,日入处自是西。是以望山观日时代,只有东西,尚无南北。到了立杆测影时代,要测的正是日中之影,那么日中自是南,相反自是北。东南西北与春夏秋冬至此备,时间与空间被同时发现并创构。

混沌启蒙,文明初肇。因此陶寺出土扁壶朱书文字,赫然写着——文。天地宇宙入于我心,四方光明自我以始,这就是最早的中国。来陶寺,就是溯求中国之为中国之本。在未央学宫通天建鼓前,我曾无数次为人们讲解尧舜先王建中立极受命授时的中国创世故事。讲解中国绝不限于世俗之中国,更是通天人的神性中国。早已骋怀神游,而今亲到现场,感慨系之。

鸟爱一切巍然峻极于天之物,树、塔、楼皆如此,殿宇的屋脊是如此,陶寺观象柱亦如此。此时飞鸟翔集,或鸣旋不已,或伫立柱顶。鸟者,天也。吾是以知汉代铜雀台屋脊立凤之不虚,是以知汉画像石建鼓鼓顶立凤之不虚,是以知宋画瑞鹤图祥瑞鸟绕顶之不虚。不是想象,而是现象。

于是,我登观象台圆心,向东方十三柱,舒展双臂,听四面来风,瞑目以悟道,张目以迎日,与三千年前古人合为一,与三千年来岁月合为一,乃诵《尚书》之《尧典》。

二月乱穿衣

刘金余

“有弟皆分散”。我认为,杜甫诗在节奏上抑扬顿挫,句法上前后关联,进退相涉,所以能夏夏独造;像这一句,“有弟”后应该加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就能更好地体现出古人所谓杜诗的“沉郁顿挫”。说着,我拿出了自己的译诗。吴钧陶虚心听取我的意见,表示同意,并对我的译诗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从这件事,我不仅学到了译诗的知识,而且对吴先生的学问、人格有了更深的了解。



夜光杯

今年年初,吴钧陶翻译的《爱丽丝》系列又出新版了。1月23日,出版社编辑亲自到他家拜访并送书,我也忝列末座。吴钧陶拿出厚厚一沓稿纸,我发现他在原来《杜甫诗英译150首》(实为155首)的基础上,又增译了8首,达到163首。另外,他以九十九岁的高龄,花了三四个月时间,抄录了杜甫全部诗作1400多首,可见他对杜甫诗及杜甫诗英译,真的是情有独钟。

慢性肺病是一场需要耐心应对的长期战。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纤维化、哮喘等慢性肺病往往迁延不愈,稍微活动就气喘,天气变化或感染时还容易急性发作,给日常生活带来不少困扰。除了在医院接受规范治疗,做好居家管理同样重要。通过日常监测、规范用药、减少焦虑情绪和生活方式调整等多方面配合,许多患者都能减少反复发作,保护肺功能,让生活更安稳。

在家中首先要学会观察身体变化。判断肺功能不能只凭感觉,可以准备指脉氧仪或带监测功能的智能手环,定期测量血氧饱和度和心率,一般血氧最好保持在95%以上。同时留意体温、血压和呼吸频率,安静状态下每分钟呼吸次数若明显增多,或出现发热、气喘加重、心跳变快、咳嗽加剧、痰液变黄变绿等情况,就要及时就医。即使症状稳定,也建议定期到医院复诊肺功能,了解病情变化。

规范用药是控制疾病的关键。很多慢性肺病需要长期吸入或口服药物来扩张气道,减轻炎症。吸入药物要按医嘱正确使用,装置保持清洁,吸入后记得漱口,减少口腔不适或感染风险。药物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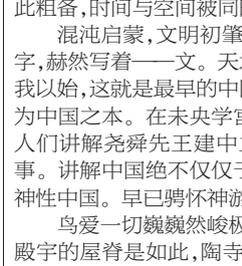
量和使用频率不要自行增减,也不要因为症状好转就随意停药。抗生素只有在明确感染时才需要使用,避免滥用导致耐药。为防止忘记吃药,可以通过手机提醒或分药盒来帮助管理。

平时要练习腹式呼吸和缩唇呼气,有助于增强呼吸肌力量,改善通气功能。部分患者需要家庭氧疗,应在医生指导下长期低流量吸氧,并保持设备清洁。通过雾化、拍背等方式促进排痰,也能减少呼吸道堵塞。家中要保持空气清新,避免烟雾、油烟和粉尘刺激,倒春寒或流感季节尽量减少去人多拥挤的地方。饮食上以高蛋白、易消化为主,少量多餐,多喝水帮助稀释痰液。病情稳定时可以适度活动,如慢走或练习八段锦,以运动时能正常说话、无明显气喘为宜。

预防感染是避免急性加重的重要一环。一旦出现高热、呼吸急促、口唇发紫、无法平卧、意识模糊等表现,或血氧持续下降,应尽快就医,必要时拨打急救电话。家中也可准备急救吸入药物,在医生指导下应急使用。(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

慢性肺病的居家管理

陈朝婷



杏林夜谈

慢性肺病的居家管理

慢性肺病的居家管理



七夕会

都市琴弦

张彭鑫

摄影